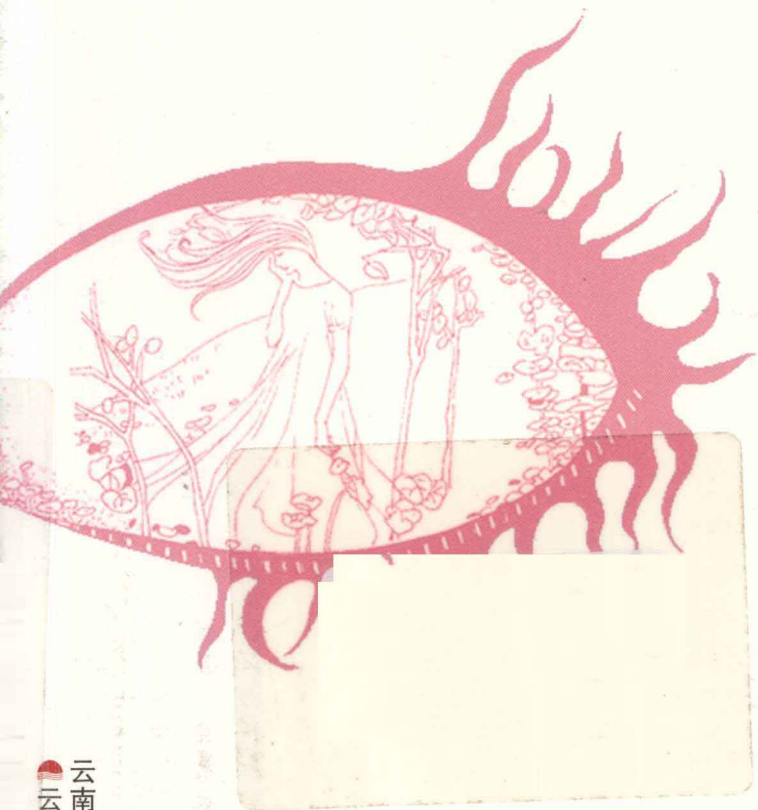


呼喊

到达的距离

和晓梅 著

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我的生活注定与众不同，我试图告诉你的是，在我的文章之间，文字与文字之间，那些看上去毫不相关的距离，其实是多么容易到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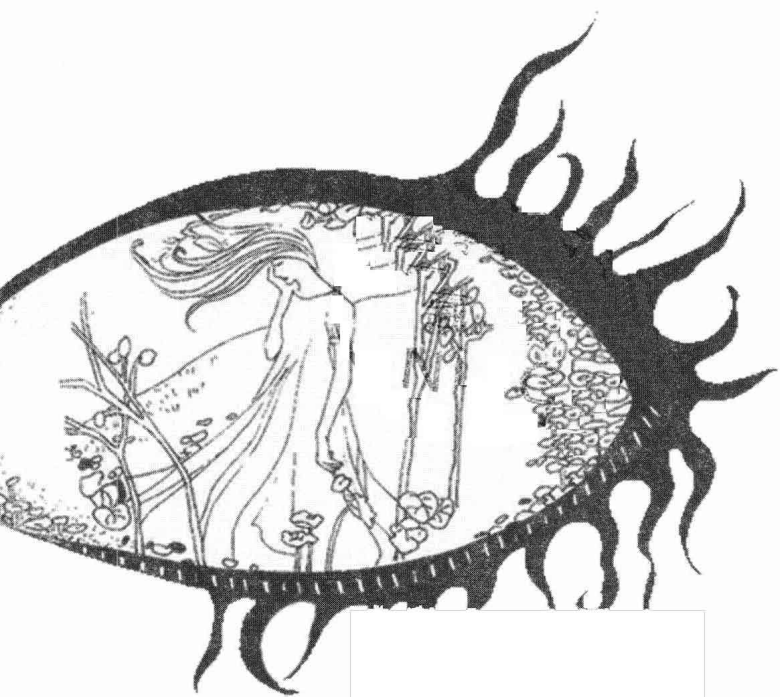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呼喊

到达的距离

和晓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呼喊到达的距离 / 和晓梅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2-08546-6

I. ①呼… II. ①和…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07189号

责任编辑: 和晓玲

装帧设计: 北京艺和天下

责任校对: 和晓玲

责任印制: 段金华

插 图: 刘晓燕

书 名	呼喊到达的距离
作 者	和晓梅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红云精彩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546-6
定 价	38.00元

序·一朵梅花里的纳西

彭学明

纳西族是中国的较少民族之一，至今人口不到35万，主要分布在云南的丽江、迪庆和川藏交界地带。在没有系统阅读和晓梅的中短篇小说之前，我对纳西族的了解仅仅是知道纳西族有纳西古乐和东巴文字，怎样的古乐和怎样的文字，我却浑然不知。通过对和晓梅作品的阅读，我对纳西族的人与事，对纳西族的今与昔，产生了强烈的认知愿望、敬畏之情和神往之心。一个作者，如果能够让自己的作品使读者对其作品所表现的情境有一种强烈的渴望，那么这个作者就是别样的但丁，这种作品就是别样的神曲。

前四年才开始认识和晓梅的文字。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女人是“蜜”》被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其作品艺术的“蜜”度，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之后，我们一起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时，她在美国人面前所表现出的东方知识女性特有的端庄典雅和智慧生动，深具大家闺秀的神韵，赢得了美国作家的一致赞誉。而其文品与人品的完美，也使我们同行的中国作家都心怀敬意。

如今，当把她她的中短篇小说新作再度捧到面前时，我在阅读的审美愉悦里突然有了一种神示般的顿悟：她是一朵纳西的梅，我正在阅读的是一朵梅里的纳西。

之所以说和晓梅是一朵纳西的梅，是因为和晓梅有梅的品性，梅所隐喻的“清雅俊逸”、“冰肌玉骨”、“凌寒留香”的精神品质，在和晓梅身上都能看到，而这种精神品质，不但是和晓梅一个人的精神品质，而是她所代表的一个民族——纳西族的精神品质。所以，和晓梅的纳西，是一朵梅的纳西。纳西是和晓梅的，和晓梅是纳西的。

《连长的耳朵》里，那个连长在战争中九死一生、战功显赫，却遭女敌暗算，在无法洗清冤名、解甲归田时，他对女敌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何不是一个民族跨越国界的人性大美？他对逆境所表现出的顽强隐忍，何不是一个民族忍辱负重的坚韧？

《有牌出错》里，那个乐观豁达、敢爱敢恨的奶奶，那个在游戏的法度里寻找并遵照规则的纳西女性，是一个民族乐观豁达、敢爱敢恨的写照，是一个民族敢于承担的宣言。

《未完成的成丁礼》中，当即将分娩孩子的等生母亲把象征着权威的生死屋让给病危等死的老祖母时，我们看到的不单是一个民族质朴的美德与人性，我们看到的还有对生的尊重和对死同样的尊重。死之沉寂与厚重，恰如生之欢腾与斑斓，这个不变的哲学命题在摩梭的视线中得到彰显。

《飞跃玉龙第三国》中，吉与木殉情时的凄美浪漫，不但是一对纳西恋人的爱情挽歌，更是一个纳西民族的民风挽唱。对于爱和爱的坚守，我们现代人有太多的见解，他们的

故事会给我们的见解带来鲜活的震动。

在《来自一条街的破碎》中，昌青街里钟逸民和田红等一群人在那个时代混沌的破碎，也是一个纳西民族在那个时代混沌的破碎，甚至，是一个特殊时代留给一代人破碎的集体记忆。

而在和晓梅所有的作品里，我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和晓梅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与尊严感。她作品里所表现出的民族文化，浪漫神奇，庄严神圣。纳西族的走婚、少年的成丁礼、亡者的灵魂超度、殉情的宗教仪式，都在其中斑斓多姿地燃烧着民风民情和民魂，令人感慨和迷醉。

和晓梅在为生她养她的那个纳西民族立传。

但绝不是以一种生硬的方式，她把所有关于民族的内容融进了故事里、情绪里、氛围里，而不是单纯地融进文字里。这样，她创设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审美境界。

清人龚自珍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和晓梅的作品，正好暗合了龚自珍的审美艺术：曲、欹、疏。

先看和晓梅意的曲。曲径通幽，意犹未尽，是作品的意曲之美。和晓梅的作品，看似空山无语，于无声处，却是言犹未尽，意味深长，很好地体现了作品的意曲之美。《连长的耳朵》里，和晓梅想表达的是，连长耳朵在战争中的失聪，不仅仅是连长一个人的身心失聪，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一段历史的身心失聪。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一段历史身心失聪的伤痛，远远胜过一个人对一段经历身心失聪的伤痛。诚然，她写了战争，写了仇恨，写了阴谋，但她最终的落笔

处是人，是人性的挣扎，是超越，更是回归。

《我和我的病人》里，和晓梅所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和一个拥有心理疾病患者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的心理咨询师和一个时代的心理疾病的故事。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我”，不但没有治好我的心理疾病患者，反而同样犯上了这个时代赋予的想一夜暴富等心理疾病，不能不说具有有一种反讽的悲凉。一条寻找伴侣的蛇出现在小说里，反复强调寻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欲望促成的寻觅是疾病的根源。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和晓梅的作品，具备很多现实意义。

在《未完成的成丁礼》里，她对泽措的成丁礼看似一笔带过，甚至是一笔勾销，实际上通过一个少年眼里的生活世界，完成了一场特殊的成丁礼。她用这样的方式再次书写命运，书写命运的张力。

《有牌出错》里，赌场上百战百胜的奶奶，却出错了人生中唯一的一张牌，看似输掉了十年的光景，却有意犹未尽的结局。在这里埋藏着一个秘密，但这个秘密并不重要，她是否有意出错这样一张牌，读者会忽略并忘记这个问题，他们能记住的是，这是一个特殊的女人，在她的世界里，尊重和遵守是最大的人格魅力，她做到了。作者在作品最后对奶奶的祝福和祈祷，真是意味深长的神来之笔。

艺的欹。欹，意为斜。试想一树梅花都是直直的冲向蓝天绽放时，那美会打多少折扣？而当一树树梅花节外生枝地伸出一支支斜枝绽放时，该会平添多少婀娜多姿的美丽？艺术之美，也是如此。如果文学作品能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结局，或者一碰就能碰落包袱，那就少了艺术的欹斜之美。

艺术之美，美在善于埋下伏笔，美在节外生枝，美在意想不到。这是一种奇崛之美。和晓梅作品的最成功和最吸引人处，就是有这种艺术的奇崛之美。不到最后，你是不知道和晓梅要给我们什么结局的。《连长的耳朵》里，我们一直在想那个女敌人为什么会赤身裸体地死去，昏迷不醒的连长为什么会紧紧拽着女敌人的内裤？直到最后，作者才告诉我们答案。而这个答案完全符合情理和逻辑。《未完成的成丁礼》中，作者在最后出其不意地横生出一个外地人寻找泽措的情节，使得作品在忧伤的笔触里有了浪漫的喜气和暖意，并成了情节的推手，成就了命运的特殊性。

和晓梅作品的另一种艺术之敬美，就是她的作品，特别擅长复调叙述。比如在《飞跃玉龙第三国》里，她的主线叙述是吉和木一对年轻人的殉情故事，她的复线叙述是吉的五姨和五姨情人殉情的故事，两条叙述线路既巧妙地各自为政，又巧妙地交叉重叠。而这巧妙的结合点就是吉和木的殉情既受纳西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受五姨言传身教的影响。吉和木在情人地里与动物和自然和睦相处、融为一体的美妙意境，及那种唯美致死的纯真爱情，让作品有了一种世外桃源的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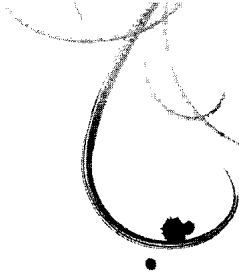
文的疏。疏密有致，是梅花生长和开放的美丽所在。作品的疏密有致，也是和晓梅作品的美丽所在。和晓梅作品的疏密有致，一是在材料的取舍与剪辑上；二是在语言的组合与运用上。比如在《未完成的成丁礼》中，和晓梅对成丁礼的描述仅仅是一个少年的期待，更多的是描写即将举行成丁礼的少年眼里，那个与他的世界不期而遇并且冲突纠结的摩梭世界，这种疏密有致的处理，使得作品比纯粹描写一个少

年的成丁礼有了更大的张力。而在语言的疏密有致处理上，和晓梅更是将其拿捏到了极致。在有的地方，她看似诗意铺排，却在铺排中惜墨如金，字字千金。而在有的地方，她看似惜墨如金，却是在层层推进，步步铺排，四两拨千斤。既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目不暇接之美，又有小弦切切如私语的缠绵温润之美。

一朵梅里的纳西是美丽多彩的纳西。一朵纳西的梅是美丽多彩的梅。是的，正是这种题材的丰富多样却又疏密有致，语言的魔力变化和叙事张力，使得和晓梅的作品与和晓梅的纳西都呈现出了多彩景象和别样美丽，具有了艺术的纯度和精度。同时，因为作品的民族情感和作品的民族特质，使得和晓梅的作品具有了思想深度和高度时，也使得她的纳西有了丰沛而美好的精神向度。基于这两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和晓梅是一个在中国文坛都独具特色，且非常优秀的作家。虽然我们注意到了和晓梅的文坛存在，但重视得远远不够。在基层，像和晓梅这样默默耕耘不问收获却收获很多不被重视的作家，肯定不止一个。在我们所有的目光都只聚焦名家大家时，我们是不是该多聚焦一下和晓梅这样真正德艺双馨和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当我们为名家大家的一些庸俗作品也拼命喝彩时，是不是也该为这些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也喝彩喝彩？

我们期待文坛绽放和晓梅这样更多的奇葩。

也期待文坛出现更多的护花使者。



目 录

CONTENTS

序·一朵梅花里的纳西 \ 彭学明 1

未完成的成丁礼 \ 1

来自一条街的破碎 \ 29

连长的耳朵 \ 71

有牌出错 \ 119

我和我的病人 \ 151

飞跃玉龙第三国 \ 197

春季 落雪的昆明 \ 275

后记·呼喊到达的距离 \ 319

未完成的成丁礼

成丁礼，在少年摩梭泽措的心里，曾经是多么强烈的期待啊！然而这条带花的儿童裤却生生地将他的期待给破坏了，破坏得，像一片片玻璃的破碎。



那股沙尘突然就那么浑浊而昏暗地席卷过来，它从高楼的背上升起，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天空，整个世界，不知为何，泽措在感觉到那些高大的楼房被席卷的沙尘压低了很多的时候，竟然会联想到《神曲》的主人公，那个穿越在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漫长而又阴沉的求知路上的思想者。

他不知这种联想从何而来。

那时候，他正在首都剧院的对面，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沙尘，他把车停在公司里，打算步行穿过王府井街乘坐地铁回家。

沙尘阻挡了他对眼前的看见，一切都灰蒙蒙的，繁华的王府井街仿佛是风暴中的海洋，而那些被拥堵在路上的汽车则像艘艘渔船。灯在亮，喇叭在响，但却无法挪动一步。沙尘阻挡了泽措对于眼前的看见，他眯起眼，迎着沙尘黏黏的颗粒朝地铁站的方向走去。

错觉就是在这时候突然降临的，就在他走下台阶的瞬间。

那些向下的台阶仿佛通向过去，通向泸沽湖边的宁静岁月，通向在湖边挥舞枝条的摩梭少年，泽措，少年的泽措。泽措意识到自己的脚迈进了错觉的里面，但他再用了些力气，朝错觉的内部又跨了一步——泽措矮下去，小下去，他回到了为他准备成丁礼前的旧光阴中，他看见，母亲背对着他，在浑浊昏暗的光线下，正准备叠好那条为他的成丁礼准

备的牛仔裤。

泽措的所有过去似乎全部沉积在那条短小的、带有一朵粉色小花的牛仔裤上。它显得那样轻薄，好像是永远都不能长大的侏儒。同时又是那样厚，那样重，那样令人不安。

其实，这只是一条儿童裤，有着容易褪去的蓝色，上面那朵机器绣制的小花隔着久远的岁月，在沙尘飞扬的世界里呈现出一种介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娇艳。

“它不好吗？”泽措的母亲奇怪地问，“可是我用了一条好大的鱼，你知道那条鱼有多大？”她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泽措这时候脑海里在想什么，这个孩子一直让她难以适应。

“它有什么好？”泽措的眼中开始出现了那种冷漠而厌恶的神色。

“我不要！”他的脖子梗了梗。他觉得他的母亲挺着硕大的肚子，举着一条可笑的儿童裤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样子十分可恶。

“我可以把花拆了，如果是花的原因的话。”母亲再次做了妥协，也许是因为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开的身體使她在她大儿子面前感到有点羞愧，她的语气有讨好的成分。

“我不要，我也不要什么成丁礼，不就是穿裤子吗，我平时又不是不穿裤子。”泽措说了一个事实，他的僵硬也开始蔓延，蔓延到全身，最后停留在他的眼眶里。

泽措的母亲，显然，她的忍耐是极其有限的，她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古怪的笑容，她把这抹古怪的笑容放进泽措僵硬

1578



奄奄一息，同样正在熄灭的还有他的老祖母，她活过的时间早已超过了她所能记住的年月，她缺乏水分的褐色脸庞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态，类似在冬天寻找食物的小动物，寒冷使它凄惶而又颓茫。

泽措不能分辨，老祖母是醒着还是睡着。其实有时候她睡着还是醒着，也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很多年了，泽措的记忆不会触及过去，过去如同将来，在梦不能到达的地方。今天，一定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沙尘，遮挡了他的视线，使他的现在变得混沌不清。

错觉如同地铁的台阶，还在延续，泽措的目光游移不定，第一次，世界的颜色令人怀疑。一袭红色的风衣在拐角处出现，这个略显窈窕的背影在泽措的视野里停留了相当的时间，成为这一天唯一的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依然存在，而且鲜活。

泽措突然看见了他的母亲，这时候。

也就是说，这一天，我指的这一天，是一个有沙尘暴的日子，熟悉了北京，熟悉了沙尘暴的泽措不仅看到了那条使他对成丁礼失去期盼的牛仔裤，看见那朵机器绣制的小花，同时还看见了他颜色鲜艳但失去质感的母亲。

她也站在一个拐角处，身穿红色上衣曳地白色百褶裙，同那袭红色风衣一样，有着即将消失的危险。

她说：“泽措——快去叫你的祖母，叫她上来。”

她的声音像是长出了刺，穿过这时突然刮起的一阵猛风，把风也撕得支离破碎。

曳地的百褶裙在支离破碎的风中，在沙与尘中呼啦翻滚，她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愁闷的脸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混迹在尘土中分辨不清。的确，她的脸，再也不像一段质地良好的桑蚕丝了。

泽措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发现的，他的母亲，这个即将分娩的女人，虽然有着鲜艳的颜色但失去了质感，他自己没有预料到，这个形象将停留在他的脑海中，停留了很长的时间。

那时候，泽措刚刚从地上爬起来，他的身上还留着迪测的拳头和脚印，还留着重重的疼痛，他听得见拳头落在骨头上发出的迟钝的闷响，不用说，他刚被邻居迪测揍了一顿——在他就要举行成丁礼的这一天。

我们说过了，“今天”是个很充实的概念，尽管没有多少欢喜的成分，但它来了。在他的母亲叫他之前，泽措离开他家的木楞房，离开他不知醒着还是睡着的老祖母时，显然是打算为“今天”做些什么的。

他爬上了邻居迪测家的花楼。这时候还没有起风，鸟的叫声锁定在树叶浓密的角落，花蜜的香味浓郁地沉淀在空气中，凝滞不动，于是泽措走过楼梯发出的咯吱声就变成这天清晨最清晰明亮的巨响。

稍远一些的地方，在泽措自己家的花楼上，他的母亲正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因为焦躁她所看到的景物无一例外地都在晃动，于是她尽力把目光投射到更远一些的地方，她看见她的儿子有着稀疏头发的柔软脑袋从邻居迪测家的花楼上冒出，看到他有些犹豫地走到迪测姐姐住的花房前，垂着